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

豔異編目錄

卷十二

妓女部

男寵部

妖怪部

卷十二

鬼部

口頭即景語決當可人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艷異編卷十一

妓女部

杜妙隆

杜妙隆金陵佳麗人也盧疎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窗曉

宋六嫂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觱栗工張觜兒詞、即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蘂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着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傳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金鶯兒

寫情例甚
頗處史無
可容

金鶯兒山東名妓也、美姿色善談笑搊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在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昵、其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之紅綉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抛閃、得人獨自遥望關西店兒黄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常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為美談、

楊娼傳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豪客競邀至席上雖不飲者必為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産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淫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雅有惠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懽心故帥益嬖

之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畧監軍乃紿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摩侍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言仁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即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鑊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之娼且至帥曰此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

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柂輕舫衞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適及洪矣聞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卒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即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義娼傳

義娼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娼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至

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伎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娼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娼名意甚易之、及見覩其姿容旣美而所居復瀟洒可人意以爲非唯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路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娼不知其少游也、卽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益愈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

何、獨愛此乎、不唯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娼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娼大驚、稍稍引退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娼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

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毋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闋以侑之卒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娼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娼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爲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娼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婉有氣節既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媼處

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痛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人至今傳之、以爲奇事、京口人鍾將之常州校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既爲作傳、又系贊曰、娼慕少游之才、而卒

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娼矣世之言娼者徒曰下流不足道嗚呼今夫士之潔其身以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娼者幾人哉娼雖處賤而節義若此然其處朝廷處鄉里處親識僚友之際而士君子其稱者乃有愧焉則娼之義豈可薄邪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予聞李使君結言其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至長沙聞娼之事而歎異之惜其姓氏之不傳云復書長句于後曰洞庭之南瀟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門前冠蓋但如雲玉貌當年

誰爲主風流學士淮海英解作多情斷腸句流傳往
往過湖嶺未見誰知心已赴舉首却在天一方直北
中原數千里自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清不可俟北
來遷客古藤州渡湘獨弔長沙傅天涯流落行路難
暫解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人看邂逅乃慰平生
慕幽堂置酒羅餚珍明燭燒膏爲延佇清歌宛轉遶
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牀斗帳芙蓉褥上有鴛鴦
合懽被紅顏深夜承燕娛玉佩清晨奉巾屨匆匆不
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爲君許但說恩情有重來何期

不別歲將暮午枕孤眠覓夢驚夢君來別如平生與君已別復何別此別無乃非吉徵萬里海風掀雪浪覓招不歸竟長往効死君前君不知向來宿約斯無爽。君不見二妃追舜號蒼梧。慟染湘竹終不枯。無情湘水自東注。至今斑笋盈江湖。屈原九歌豈不好。煎膠續絃千古無我今試作義娼傳。尚使風期後來見、

男寵部

龍陽君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為泣、

曰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弃前得魚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斷袖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燕息之房

命筵卿易輕衣小褎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褎又曰割褎恐驚其眠

秦宮

秦宮者漢大將軍梁冀之嬖奴也宮年少而兼有寵晹文信之資冀與妻孫壽爭幸之李長吉為詩云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人間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窗複道傳籌飲午夜銅盤膩燭黃禿衿小袖調鸚鵡紫繡麻霞踏哮虎折桂銷金待曉筵白鹿青蘇

半夜煮椒莢永巷騎新馬內屋涼屏生色畫開門觸
用水銜錢捲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曾裂泰宫
一生花底活鸞篦奪得不還人醉睡氍毹滿堂月

鄭櫻桃

鄭櫻桃者襄國優童也艷而善淫石虎爲將軍絕嬖之以櫻桃潛殺其妻某氏後娶某氏復以櫻桃譖殺之唐李頎有鄭櫻桃歌誤以爲婦人且不得其實第取其詞耳歌曰石季龍僭天祿擅豪雄美人姓鄭名櫻桃櫻桃美顏香且澤娥娥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

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覩官軍女騎一千疋繁花照耀漳河春纈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掣曳鹵簿新、鳴聲走馬接飛鳥、銅馱琵琶隨去塵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女爲公主男爲王赤花雙䍦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淫昏僞位神所惡、滅不香陵終不悟、鄴城蒼蒼白露微、世事翩覆黃雲飛、

妖怪部

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畧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遂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

卽深淩險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閒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猶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閒時見紅綵聞笑語聲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閒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淸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

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覘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廻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愼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

縛手足于床、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盡力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傷一處曰、此其食處、常隱於此、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伺、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旣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婦人出招之、乃

持刃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床頭、顧人蹙縮求脫
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
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
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
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
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
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
其身更亡黨類、旦盥洗着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
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

不可識、巳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劒、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欻然而逝、半晝還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寢寐言語淹詳、華音會和、然其狀即猳玃之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言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于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以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汍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復絕、

未嘗有人至上高而超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邪、紇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紇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烏將軍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旣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

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耶、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令夕鄉人之女、並爲游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鎖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憤、君誠人耶、能相救免、畢身爲除掃之婦、以奉指使、

公大慎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徇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于前、若爲擯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軍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一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引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

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將軍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啟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當死亦不久、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

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豬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兄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其尸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纔無他虞此禮少遲、即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爾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

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眞神明也神固無豬跡且妖淫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横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鍬钁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

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斷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更翻共相慶會錢以酹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閫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

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

錢炎

錢炎者廣州書生也寓居城南薦福寺好學苦志每夜分始就寢一夕有美女絳裙翠袖自外秉燭而入笑揖曰我本生於貴戚不幸流落風塵中慕君久矣故作意相就炎窮單獨處乍睹佳麗以爲天授神與即留共宿且行有伉儷之約迨旦乃去不敢從以出莫能知其所如女雅善謳歌娛悦性靈惟日不足自

是炎宿業殆廢若病心多失惑然歲月頗久女懷孕郡日者周子中與炎善過門見之詰其底蘊問所以炎語之故子中曰以理度之必妖祟耳正一宮法師劉守真乘行太上天心五雷正法扶危濟厄功驗彰著吾挾子往謁求符水以全此生不然死在朝夕將不可悔炎悚然不暇復坐亟詣劉室劉以盆水施符術照之一巨蟒盤旋于內似若畏縮者劉研書符付炎曰俟其物至則示之炎歸至二更方睡而女求情態如初炎曰汝原是蛇精我知之矣示以符女默默

不語俄化爲二蛇、一甚大、一尚小、逶迤而出、炎惶怖、

俟曉、走白劉、仍徙寓舍、怪亦絶迹、

長鬚國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置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人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明麗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

小赳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纘數十曁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悦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蘂不妍女有鬚亦醜丈人試遣總無未必如不總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戚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使隨往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

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
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
岸沙悉七寶、人家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
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煥發、目不能視、龍王降
階迎士人齊級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命
速勘、良久一人入白、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訴、具
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勅使者細
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此月
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昧耳、吾雖

爲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赦蝦王一鑊令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太湖金鯉

衢州鄭德明江湖士也弘治中曳舟至太湖泊椒山之下夜見碧天無翳月色朗然豪吟二絕云一湖烟水綠於蘿蘋藻涼風起白波何處扁舟歸去急滿川

殘雨夕陽多。浦口風廻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舟疑是洪都晚。孤雁低飛帶落霞。吟畢開溪上笑語聲、望之一錦衣美女、德明疾趨岸謝之、女曰、妾生于斯、長于斯、今當良夕遨遊此耳、德明曰、予舟中無客、肯過訪否、女即携手同行、對酌蓬下、女曰今以浪花爲題、聯成一律可乎、德明曰、不欲天邊帶露栽。女曰、只憑風信幾番催。德明曰、一枝纔見蓬迹動。女曰、萬朶俄驚頃刻開。德明曰、盆浦秋容和雨亂。女曰、鏡湖春色逐人來。德明曰、分明一幅西川錦。女曰、安得良

工仔細裁詩成鼓掌大笑、拍肩撫背、極其歡謔、已而就寢、比及天曙、女忽披襟急投水中、視之一大金鯉、悠然而逝、

桃花仕女

紹興上舍葛棠、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爲人、事輒放之、景泰辛未築一亭於園、匾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後張一桃花仕女古畫、棠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久識

浙江神祠三絕恐有四小詩首多不得人十六絕從

上舍詞章之士、日間重辱垂念、茲特歌以侑觴、崇喜不計其眞偽曰、吾欲一盃一詠、姬乃連詠百絕、如云

梳成鬆髻出簾遲。折得桃花一兩枝。欲插上頭還住手。遍從人問可相宜。

懨懨欸枕捲紗衾。玉腕斜籠一串金。夢裡自家撋髩髮。索郎抽落鳳凰簪。

家住東吳白石磯。門前流水浣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閒看鶩鶩作隊飛。

石頭城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潮信有時還又至。郎舟一去幾時還。

潯陽南上不通潮。却算遊程歲月遥。明月斷魂清靄靄。玉人何處教吹簫。

山桃花開紅更紅朝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無邊總是空西湖葉落綠盈盈露重風多蕩漾悃倒折荷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郎情芙蓉肌肉綠雲鬟幾許幽情話欲難聞説春來倍惆悵莫教長袖倚闌干餘皆忘之矣棠沉醉而臥曉間覩画上忽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大異即裂碎之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共居在黑松林虎跑谷世以畋獵射生爲業用是得名因與衆逐鹿至深崖迷失道路正

彷徨次遇女子渡水來年少貌美而身無衣飾視王而笑王平生山行埜宿習見怪物雖知非人殊無懼色咄之曰汝鬼耶怪耶女子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曰爾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曰本山下獵徒今日逐鹿失蹤致墮茲處生死之分只在須臾願娘子哀之女曰隨我來當示爾歸路遂從以行登絕高巉嵒之峯涉回環過膝之水塗徑犖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步武如飛到一宇有大石室境趣邃宗如幽人居不聞烟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彷無他人戲言

桃之、欣然相就、夜則共榻、晝則出采果實以啖之、居月餘王念毋乏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復相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他日再訪焉試與之語邀同歸、畧不嫌拒、攜手抵家、王妻趙氏旣有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外客至必驚訝欲避、或獨走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十二

鬼部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往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庶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

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
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黄壚、命之不造、寃之如
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
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
忘、歌畢歔欷、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
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
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誠欲所
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三日
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

其名、又絶、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
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
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
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
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
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絶、自
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賷牲幣詣冢弔唁、感
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
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麞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忽然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襆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日、尊府君不以僕門鄙近得書爲郎君索少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歔欷無復辭免便敕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旣就東廊、及

只有三日
饋

至黃昏、內白女郎嚴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卻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出、崔氏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追傳教、將一人提一襆衣、與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

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戸、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
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椀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
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
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亡施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充取兒椀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
市賣椀、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
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椀、大家即崔氏親姨母
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
姨姊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

可說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以充貌、兒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生植字幹、有名天下、

柳參軍傳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青衣

令摘芙蓉女容色絶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
卽見車入永從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青
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
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
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
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
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爲
輕紅所誘、又恍惚紅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
娘子如此待君子、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

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足以偷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千百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求從其母王氏泣云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咨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亡何王氏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處

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于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事、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賫看圖豎、令積貲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群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群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

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敘契濶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箜篌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箜篌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亡何王生舊使

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云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于柳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之上崔氏女新妝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匀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其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

之郎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刦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往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隴之間、日巳晩、歇馬於古道、方北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閑步戲逼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趾跌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覗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

而悽惶於墟間邪默不對又令一蒼頭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傳而綏逐之以覘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口坌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求之不得攏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數求立以候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憨小娘子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庄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與酣致此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

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馬僕、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閨室佩感、且憩郎當奉邀、青衣頃之、邀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豔精巧、人間無雙、欲侍君子巾櫛何如、崔邁逸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游歡洽、無不酣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好與崔賭、玉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玉環相酹、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

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繞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莞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苺、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却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鍬鍤發掘一墓穴、已至欄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甥、外甥先殁、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櫬中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畧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先問僕人、但見郎

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悞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爲賊耳、生感之、即爲掩瘞仍舊云、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于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于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求婿、故止此、紹詰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

紹入延過于館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甚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即謂紹曰既遂披覿當出形迹冀得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牀燦爛相照閨閣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親焉在嘉偶爲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是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久離城郭故止于此方求自適不意良人惠然辱顧既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罍獻紹曰、妾求佳壻、

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慙不稱、敢以金罍合巹、願求奉箕箒可乎、紹曰、予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戚屬也、然辿逢顧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罍、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淒楚、感動于心、乃飲之、交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成禮、至曙女復于前關備芳醪美饌、與紹懽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未聞經日離也、紹不忍矣、經月餘、紹復言曰、我

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不

出行亦心有所不樂願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女

以紹言切方許之遂于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棠貨

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

杳亡人跡紹號慟經日而返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財寶其妻孟氏先

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

日獨游家園四望而吟日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游

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
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耶孟氏大驚曰
君誰家子何得遂至于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我性
落拓不拘檢惟愛高歌大醉適聞吟咏不覺喜動于
心所以踰墻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
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
少年時猶繁花正妍黃葉又繼枉惹人間之恨愁緒
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懽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
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歎芳菲固是

傷嗟哭淵所以自吟排句蓋導幽懷耳不虞君之越涉吾地而見侮如此也、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詠今覩麗容荷蒙見納雖死尚不暇惜況責言何害乎孟氏命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珊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已舍、少年貌既妖艷、又善玄素綢繆好合樂可知也、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

身而去開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于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睹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踈凡俗步遊閑處怳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歘然而没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

來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令爲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深恩窃寘情激幽壤所以不問存沒頗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欵昵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于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談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頋一扣其當與一

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相見、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怛、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絕于人、不可自此更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慰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折鶯離芳艸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淸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以酧、乃强爲一篇曰、莎艸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洒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于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

幽冥爲憐李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附之李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問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李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原糺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竟常游于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遊西湖、獨行疲倦、小憩道傍民家、望雙鬟女子在內、明豔動人、寓目不少置、女亦流盼寄情、士眷眷若失、自是時一往、女必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冀頃刻之歡不可得、既注官言歸、往告別、女乘間私語曰、自與君相識、彼此傾心、將從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而騁志又我不忍為、使人曉夜勞於寤寐、如之何則可、士求之於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復相聞之又五年再赴調、亟尋舊遊、茫無所覩矣、悵然

空還忽遇之於半塗雖年貌加長而容態益嫵秀、郎呼與問訊女曰隔濶滋久君已忘之耶、士喜甚扣其徙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城中某巷、吾夫坐庫務事暫係府獄故出而祈援不自意値故、人能過我啜茶不、士欣然並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從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一處無他客同邸、女曰此自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攜手入其室、留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畧無分毫求索、士亦不憶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挾以偕逝始歛衽蹙曰自

向來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厭成疾、甫期年而亡、今之此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魂相從、歡期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無由可陪後乘、慮見疑訝、故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可得功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既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將旦慟哭而別、暴瀉下服藥、一切用其戒、後每爲人說、尚悽惨不已、

蓮塘二姬

政和改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彥采陸升之載酒出游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横橋下、月色明霽、酒各半醒、聞鄰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舟也、躡而窺之、見燈下一姬自弄絃索、二人竟往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從人來游江南、値彼往雲間收布、妾獨處此候之、尚未回也、二人命取舟中餕餘肴核、就燈下同酌、姬舉止閑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於中、稍挑謔之、姬亦不以爲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近夕

胃風喉咽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乃曰近日遊訪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不許爲荷、凡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床、再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又曰、館娃宮外似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半夜娃宮作戰塲、血腥猶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尤爲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

行年深不辯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曰幾多雲

樹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

青艸不勺生又曰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

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彥采曰歌韵

悠柔含悲聳愴固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艷

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以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

歌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

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

人陳言素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氣

之所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是紅羅亭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緣當有緣、歌竟掀蓬攬衣、躍入水中、彥采大驚、汗背而覺、一夢境也、尋丹之共話、醉眠腳後、不能寤也、翌日事傳吳下

金鳳釵記

大德人楊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爲鄰、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歌、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爲興歌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

一隻爲約、旣而崔君游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閣、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與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況誠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斂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之物也、今汝逝矣、吾留此安用、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兩月而崔生至、防禦迎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爲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

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來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爲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死今殯之矣引生入室至其靈席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既沒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住宿故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興娘沒故自同外人即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値清明防禦以女新沒墳墓舉家上冢興娘妹慶娘年甫十七是日與家衆同赴新墳惟留崔生在家至暮回歸天色已黑崔生於門迎有轎二乘前轎已

人後轎至生前忽有物墮地鏗然生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欲納還防禦則中門已閉生還小齋明燭兀坐思念姻緣挫失而孑身寄跡於人亦非久計長嘆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問之則不答不問則又扣如是者三乃勉強起開門視之一女殊麗立于門外遽搴裙而入生大驚女子低容斂氣向生細語曰崔郎不識妾邪妾乃興娘之妹慶娘也適來墜釵轎下君拾得否欲止生室生以其父待之厚拒之甚確至于再三女忽赧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

描狀法

女子知幾

置留小齋汝乃敢於深夜誘我至此欲將何如我爺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小齋迨一月半忽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鳥而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迹深村或潛蹤別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分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卿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

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爲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日五更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州奔丹陽訪于村氓則金榮在焉其家殷富爲本村保正生乃大喜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方始記認則思而哭其主雍生在堂而拜認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甚至生住金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

見責、故與君爲韋氏之逃、蓋出于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既沒、新穀將登、歲月如流、巳及朞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于再見、庶不我罪、况父母生我、恩莫大焉、豈有終絶之理乎、盍往見之、生從其言、卽與之別、金榮渡江入城、將近其家、謂生曰、妾與逃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觸彼之怒、君可先往見之、妾乃艤舟於此以候、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釵與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出之欣然、反致謝曰、昨日顧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以

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責、生拜伏不敢仰視、但
稱死罪、防禦不知其故、曰何故乃爾、願得開陳、釋我
疑慮、生惶愧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
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遷
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厚篤於夫婦、恩愛忘
乎父母、今則遇攜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
其罪譴、使得終能偕老、永遂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
小子有室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
曰吾女臥病在床今乃一載、饘粥不進、轉側須人、豈

有是事也、生謂其恐爲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
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雖然
不信、即令家童馳往視之、至江、舟迹並無所見、防禦
大怒崔生、責其妖妄、生乃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防
禦見之、駭然大驚曰、此物吾亡女興娘沒葬之釵、胡
爲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于床上、欣然而起、出
至堂前、拜其父曰、興娘不幸早辭嚴侍、遠弃荒郊、然
與崔生緣分未斷、今來此意亦無他、特以此託有愛
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吾病患當即痊愈

不用女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動舉止卽興娘也父詰之曰汝旣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爲此亂惑也對曰女之死也冥司以女無罪不復拘禁得隷王皇娘娘帳下掌傳牋奏切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爾防禦聞其言乃許之卽斂容拜謝其父又與崔生執手歔欷爲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嬌容愼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于地衆視之已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其病卽痊行動如常叩以前事

並云罔知、始覺如夢、不記先言、防禦遂消吉積崔生之婚、生感興娘之情、以金鳳釵賣于市、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楮幣、賫詣瓊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興娘、興娘復托夢於崔生曰、蒙拔尚有餘情、雖隔幽冥、實深感佩、小妹慶娘、直性柔和、宜善待之、生聞之驚悼而覺、此後遂絕、嗚呼異哉、

豔異編跋

余慨王弇州先生之豔異編窮奇索隱擷微探奧凡目所未覩耳所未聆者靡不畢載佐幽人之雅興適逸士之高懷至若閨中少婦禪林老叟頓忘長夜之寂永舒[illegible]晝之岑詎非曠古來野史中之一大觀第識賞傷于剴直排敘任其浩繁[illegible]披覽

者不無欣厭參半焉得玉茗堂一摘評之
眞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矣是役也
豈曰小補云乎

茖東無瑕道人書于天香館